

絕 非是我附庸風雅，爲了叛逃城市的喧囂，步陶淵明後塵，遁入鄉村，尋一方淨土。不是，我是一名鄉村幹部，被分配到鄉村做基層工作，離土地近，跟農民熟，每天工作之餘，公社的高音喇叭停了之後，我總是踽踽獨行，走進夜色，走進田間，獨享一片寧靜。

家是一個溫暖的字眼，可這個遮風擋雨的去所，待久了即便你是一塊鋼都會生鏽。冰冷的水泥磚瓦、鋼筋混凝土結構，容易使人產生疲勞，壓抑與困惑，平生一種厭惡的心理，一如逃學的孩子。

人就如同鳥，籠子再精美，也關不住一顆飛翔的心。再者，人活在世上的確很累，繁重的工作，複雜的人際關係，扯不斷，理還亂的家庭糾紛，心靈的超負荷，現實與理想的抵觸，靈與肉的分離，言與行的相悖，使我們生活得很不真實，總像是在演戲。因而，我渴望卸裝的時候，需要一個空間，一方淨土，一陣微風、一條潺潺小河，一首優美的梵樂，吹拂我心頭的塵埃，撫平我受創的傷口。

田野則是我唯一的去處，靈魂的寓所。

其實，我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，每日跑進田野，履行古人「日三省則行無過也」的古訓，我也不是釋迦牟尼，坐在菩提樹下，苦思冥想，然後大徹大悟，超度神靈。說不上爲什麼，總覺得在夜闌人靜之時，走進田裡，獨坐夜上，任微風盡情地吹拂，很美的，很隨意，很舒適，有一種孩子投進母親懷抱的感覺，心靈得到巨大的慰藉，微風吹來，像母親均勻地呼吸，帶有奶香與甜蜜地醉意。

夜闌人靜，獨坐如琴，任微風彈奏我浪漫的心事。

有時，很長時間，我什麼也不想，腦海裡一片空白，世界一片寧靜。夜晚的鄉村還沒有機器

田園隨筆

天籟

的轟鳴打破田園詩的意境，藏在小草之下的小虫唱着很古典的曲子，間歇的時候，世界真靜，聽得見自己心跳的聲音。遠處朦朦朧朧的村莊不時傳來幾聲狗吠，給人一種暖意。在這種氛圍中靜上幾分鐘，那是一種難得享受。

一個人獨坐夜色之中，曠野之上，靜若處子，這時即便你再普通，也非凡。這是一種境界，大概就是佛家所說的「禪」吧。這時，即便你再沒有音樂細胞，你也能聽到陣陣梵樂，從四面八方響起。你也弄不清蕭邦、貝多芬、莫扎特、柴可夫斯基、理查德、克萊德曼的合奏，還是從天邊飄來，從你們心底湧起，還是天籟、地聲、風聲、水聲的合奏？

據說中國的一些運動員在世界大賽之前，爲了鬆弛一下神經，皆聽上一段「梵樂」，然後，以一種平靜的心情走上競技場。其實，在人生的競技場上，何嘗我們不感到壓抑、焦躁不安，有時沮喪、失意、心灰意冷、萬念俱灰，爲何不也來一段梵樂，走入一種境界，忘卻一切煩惱，淨化一下靈魂。天自然則是醫治我們身心創傷的最好良藥，你可以衝著黑夜狠狠揮出幾拳，衝著曠野狂呼大叫。

人需要發洩。

我不是基督教徒，每日面對上帝進行一次懺悔，洗心革面。我只是充分利用農村這優越的條件，每日夜間到田野坐坐，獨享那份寧靜。田野之風，山間之明月，天地之造化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

天長日久，我這一舉動引起公社播音員小宋的關注，詢問：「你每日夜晚去幹什麼？」我如實招來，去聽天籟。當日夜晚小宋約了朋友到田野一試。回來後，大呼上當，找我算帳，說她倆在田間泡了一晚上，什麼也沒聽到。我一笑了之，信不信由你。